

以媒體的視角關注黃河十年

母親河黃河，十年的行走有太多的發現，讓我記憶和欣喜。十年的記錄，有太多的憂慮與感傷讓我憤怒與抗爭。多麼希望能知道這些的不僅有我和你，還有稱黃河為母親的更多的人和決策者。「黃河十年行」所承載的太多，太多，我們能看到和記下來的只是只言片語。

從源頭到入海口走了十年的黃河。每一年，每一天的行走，我們都以媒體的視角，用文字和影像記錄了黃河的現狀與變化。近幾年來還通過小視頻，讓朋友們能更加直觀的看到了我們的母親河黃河。

參加2016年「黃河十年行」的牛津博士吳惠鵬說：黃河，跪著也要走完。「黃河十年行」十年走下來，沒有人跪著走完。不過，其中的辛苦從這句話可看出一二。

走了三次「黃河十年行」的影視編導張宏濤一直感慨，這麼大的一個活動，沒有資金資助就靠AA制走了十年，竟然沒出任何事兒，哪怕是小事兒。2020年臘月二十九我到天津時見到宏濤，他還一個勁地說：十年，那麼人參加，走的盡是人間罕至的地方，就沒出過任何的事兒，連車禍都沒有過？毛髮未損？莫非真有冥冥之中。

2020年冬春之交的這場疫情，才真是讓人如果不是親歷，怎麼也不會想像到災難有多大？正月初二從外地匆匆逃回北京，怕的是勢態發展的回不了家了。正月初三是先生的生日沒有乾活，正月初四開始動工寫《紀事黃河-2017-2019》第三本「黃河十年行」

當然，每年，每天走時都有記錄，所以這次寫起來基本是重新編輯加加減減。有人說，文字，真是一個固定住複雜、脆弱、微妙的容器。我覺得，文字也是存放認知，觀點和感慨的容器。那我這次的寫，就是把容器里的東西再放放好。

真沒想到，疫情越來越嚴重，武漢成了全世界都在為其喊加油的地方。更沒有想到，我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人才剛剛開始宅家。而50天後這本書殺青的時候，全世界的人都要開始宅家了。現代化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除了越來越方便的時候，也會有全民出不了門的時候。

我是群主的緣家園大家庭一號群，一時間所有的人都要面臨宅家過著六神無主的分分秒秒。武漢那邊新冠肺炎的人數成千上萬的往上加。全國連西藏都沒有逃過病毒的入侵。死亡人數也時時刻刻地揪著人們的心。吹哨人李文亮走的讓全國人為他點燃了蠟燭。

作為一個群的群主，這個群里的朋友，大多是和我們一起關注環境，關注江河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志願者。大家怎麼度過這突然降臨的宅家時光？

年還沒有過完時，為了放鬆心情，我們在群里發的內容是一天一個主題。最先是發家裡自養的花。一時間，群里全是寒冬時節家裡如春天般的鮮花盛開。特別是一些朋友用蘿蔔，白菜根種出的花，用大蒜，豆子種出的菜，讓人看了不在自己家裡種都不行。

接下來的主題就是吃了，群里的高手們揣上「桌」的好吃的，讓人看後，把不時傳來的疫情放在一邊有了可能。先問問怎麼做，再把學了後的作品拿出來顯擺。連我都做了這輩子的第一爐麵包，蒸了第一鍋包子，第一鍋發糕。賣相雖然不敢說牛，但吃起來的好吃度，還是值得自誇的。

再接下來，古詩詞，成語填空，數學腦筋急轉彎等智力大拼比，也讓群里的氣氛一度有點白熱化。當我們得知武漢有一個小咖啡吧在給醫生護士們送上一杯熱咖啡的時候，立刻在群里發起支持這樣的年輕人的實際運動，捐錢送咖啡。這期間，就連年近八十歲的先生，也在我的鼓動下，隔幾天就拉上一曲小提琴，分享與朋友們一起度過難關。

綠家園，畢竟是以媒體的視角關注環境，特別是關注江河的民間環保組織。我們的「江河十年行」走了西南橫斷山的六條大江：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我們的「黃河十年行」，從黃河的源頭約古宗列到入海口山東東營仙河鎮。這兩個十年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目前大江大河的現狀與危機。如果利用眼下朋友們生活的都比較單一的宅家時間，帶著朋友們一條一條的走走北京的河，可以說是一個好機會。

於是，2月14日情人節那天，我們自駕車先走了北京香山腳下的旱河流域。一周後，我們走了北運河的五河匯集處的北運河。

接下來，我們又走了北京的兩個古橋，一個是琉璃河上的琉璃橋，一個是永定河上的金門閘橋。都是三、四百年的老橋了，歷史上曾經發揮著重要作用。可北京人基本不知道這兩個橋。

走後寫的「2020冬春之交樂水行」小文和視頻在朋友圈和朋友群里發表後，朋友們的留言有著對河流滿滿的愛，像是在給我打氣。繼續走下去，寫下去有了新的動力。

我們走永定河那天，我在小文里用了很少在北京用的湛藍的天空，一朵朵的白雲。那天天真藍。可惜的是，大山依舊，歷史上多有洪水，也曾被稱為無定河的永定河，很多河段已經完全沒有水了。河裡的水，你們到哪去了呢？

這期間，我們還去了一個京郊用酵素種菜的農場。農場主小鄭對土壤的熱愛，是管土里的小蟲子都稱為小朋友，是很在意棚里的土都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在他的蔬菜大棚里，他給我們講了利用天敵滅蟲子的相生相克。講了不同的植物做成酵素後，對我們人體的不同器官會起到不同的調理作用。像龍眼做的酵素可以調理腎臟，靈芝做的酵素可以降三高和安神，元芪做的酵素可以護膚美容等等。

宅家期間，我改變了堅持了很多年的在家時的作息時間。不是從早上寫到深夜的寫。而是早晨6點左右發我們每天的《綠家園江河信息導讀》，然後看手機上的各種信息，好的就轉發。和幾乎是全國人一樣，也盯著看轉《方方日記》。

這次疫情讓很多人明白著一個道理，什麼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透明，人民能得到應該得到的信息。它的重要，以至於有人說一個國家的偉大，不是自由與民主，而是老百姓能得到信息。

疫情期間，作息時間的改變，最主要的是上午不寫作了，而是看書，其中藏族學者文扎寫的《生命大江源》和《尋根長江源》真是讓我相見恨晚的兩本書。這兩本書解開著「黃河十年行」在黃河源遇到的很多很多解不開的迷。

文扎說：遊牧人的日子與那人為的時針沒有關係，也不從那段假設的365張日曆中穿過，月亮是他們每天翻看的日曆，太陽是掌握早晚的時鐘，銀河北斗星是季節流轉的值班，還有那千年雪山，以其豐富的閱歷告訴他們一年的年景及事實的變遷。

文扎認為：生態多樣性為孕育或接受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條件，自然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核心區。

文扎說：遊牧民族是一個充滿想象的民族，他們其實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時空中，在雪山環繞的家園中過著寒來暑往日出日落的日子，這是現實的時空，在宇宙這口大的器皿中孕育了在六道眾生中輪回的生命。外部宇宙如母親，如蛋殼孕育其里的生命，如嬰兒乳蛋黃宇宙孕育了生命，生命依偎在自然的懷抱中，從一個微小的城裡到巨大的宇宙天體都運行在一條不可逃脫的時間軌道上，這軌道便產生形成滅亡和性空。而孕育起你的生命，從螞蟻到人類世界只有一條時間通道，那就是出生衰老和死亡，這樣一條不變的軌道，這是他們的精神時空觀念同時也是宇宙大道。

在文扎的眼裡，湖，是高原記憶的存儲庫。儲藏著高原的變遷，儲藏著高原人的夢想與追求，儲藏著一個古老文化中最動人的部分，傳說與故事。走進高原深處那一個個靜臥大山的湖泊，你很難找到人為的痕跡，陳列的紀念，那清澈透底的湖水中，倒影的不僅是藍天，日月星辰也在其中運轉。潮起潮落，浪花濺出的每一滴水珠，都曾經目睹過高原發生的一切自然的變遷，生命的進

化，一個民族文明的誕生與成長。然後用神話的形式珍藏在湖底，靜靜的向著熟悉他的人群傳遞著久遠歲月的信息。

在這裡，天地單純的如此樸素，淡泊到如此偉大，也是大自然在這裡展示的一種境界吧。

作為一個當了二十多年廣播記者的我來說，自認為對聲音的敏感是超出常的人。但文扎的這段話，讓我對聲音有了新的領悟：當我們全身心的投入自然的懷抱，當聆聽蝴蝶發出的美妙聲音時，聽到的不只是誦經敲鑼的聲音，湖面天鵝的浮水聲，湖邊青草被微風吹拂的聲音，甚至太陽光灑在湖面的聲音，都清晰可辨。在萬籟俱寂中聆聽自然的樂音，也許只有在這深藏在萬山叢中的聖湖邊才能得到。

在文扎看來，每座雪山既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更是青藏文化的始祖和載體，青藏文化的諸多內容，並沒有存放在圖書館處理成信息，而是在大自然的懷抱還沒有脫離母體。一座雪山的魅力，不僅僅在於外表的雄壯和美麗，而在於他的靈性，他蘊藏的文化含量，他所體現的一種精神，一種美學的價值。

文扎清醒地看到：人的慾望布滿了宇宙空間，飄蕩在每一顆塵埃上，向地球心臟伸出爪子撈取礦物，向空中投去貪欲的目光，搜尋滿足人類需求的東西。

「黃河十年行」從第一年就聽專家說的，恨不得一夜之間把青藏高原上的鋼鐵（網圍欄）拉出去。在文扎的筆下是這樣歸位的：人類無知的概念將草原弄得支離破碎，加上漫無邊際的圍欄，大草原消失了，那些習慣於放開腳步東奔西跑的動物，他們的眼裡充滿了疑惑。他們不明白人類為什麼總是在追隨什麼主義，為什麼總是為自己設置的意念而搞得筋疲力竭呢。草原本是大自然賞賜給天下生靈的公共場地，是生命輪回的家園。如今這草原變得私慾熏心，充滿了矛盾和殺氣，那網原本是捕魚的，如今卻灑向了草原，而它將捕撈的不是魚而是草原的生命。

2020年冬春交替新冠病毒橫行霸道的時候，看著文扎的這些上天賦予的思想和文彩，慢慢品味著遊牧文化將藝術擴展到了自然界，讓自然變成了藝術的載體，變成了藝術的聖壇。看到了在牧人的眼裡，一座山既是自然的，同時也是人文的。山既是人，人既是山，這種空間上的大膽跨越，也許只能在遊牧人的想象中才會產生。

疫情宅家本是一種無奈，可這期間給了我的時間，讓我在讀書中使《紀事黃河》一書有了新的深度和哲理。這簡直可以說是意外的收穫。

我第一次見到黃河源是2009年，也就是那次行走黃河後，我們發起了「黃河十年行」。因為我們發現，今日之黃河乃今日中國環境現狀之縮影。源頭受

氣候變化的影響凍土在融化，上游過度開發河流在斷流，下游水污染的成了黑色。記錄黃河，就是記錄當今中國的環境之現狀，就是為大自然抗爭人為的不良影響。

十年前決定要用十年的時間行走黃河，記錄黃河時，怎麼想也想不到會有那麼多自然的故事，人的故事會發生。也不會想到有那麼多人有興趣和我們一起經歷在黃河邊度過的日日夜夜。這些人里有記者，有官員，有學者，有捐錢，捐物的志願者，也有和我們結下了濃濃親情的黃河人。

第九年「黃河十年行」，我們路才走了過半，車就壞在了大雨中。重新找車，我們的行走又感動了一位司機想明年還和我們一起走黃河。這樣的感動，這樣的希望，也正是我們一年年走黃河的情感與動力。

在2018「黃河十年行」將要結束的大巴課堂上，與往年一樣，同行者一起說說此行的感受。我想放在這兒算是參加者對今日黃河及黃河人家的描述，對「黃河十年行」的評價吧。

徐沛璇：我對這次旅行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雖然做了很多心裡準備，但還是激動與小失望並存。以前看到一些黃河大美的照片，以為是假的黃河。這次在黃河入海口時，我有點像鳥一樣要飛起來，也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鳥到這裡來。再有就是更深刻的認識了什麼是簡單生活，這為我以後的創作增加了很多內涵。

周嘉賓：在黃河口看到了黑水變清，自然美一路上太多了。

黎雲昆：我們不是決策者，但下點功夫總有我們能做的事。這次的扶貧支教也很有意義。黃河的問題太複雜了。毛澤東當年說根治海河，根治淮河，可說到黃河成了：把黃河的事情辦好。走了這趟黃河，更覺得要站在系統的高度看黃河。

黃寶珍：我所接觸到的黃河人都很淳樸，沒有埋怨政府，更沒有埋怨任何人，有包容的心。黃河渭河交匯邊的劉大姐，生活那麼不容易，還在積極推薦河景讓我們看。一路上感慨著，最美的是人，很多人讓我感動。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天堂，和下面貧民百姓生活中的困難相比，真是小姆指不如。要珍惜現在的生活。

袁志彬：走黃河發現中國環保督查的力度很大，看到了變化，看到了希望。怎麼發揮基層的積極性，政府決策時，利益相關群體都應參與。古柳能否移，當地居民參與發表意見了沒有，公共治理還有很多問題。

趙連石：西部大開發，不應該成為西部大開挖。

楊春林：黃河為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治理不治理都會給你溫暖，給你災難。人類是以從自然中索取發展的，但要有度。我們為什麼離自然越來越遠？技術治國，沒有考慮到生態。現在已經意識到了，儘管改變是很難很難的，也要改。

易華：黃河入海口，有化工廠，鹽場，魚蝦池，捕到的魚那麼小！海洋野生動物受到威脅，表面看河清了，風平浪靜下看出危機。農業文明對黃河的破壞容易修復，工業破壞不容易恢復。

何勇：入海口潛在污染沒有調查，化工廠爆炸，海水倒灌，保護區界碑就在化工廠旁邊，這些都是我們的記錄。每天早出晚歸，作為行政主管感謝大家的支持理解。

小任，雖然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不離不棄。所有做環保的需要大家給鼓鼓勁。

王晨陽：看到每一片土地都在被利用，被污染，心裡五味雜陳。在想，我將給黃河帶來什麼？

蔡敬：「黃河十年行」，是修煉，是朝拜。

龔賽紅：「黃河十年行」的同行者們，站在孩子們的中間，含著眼淚聽他們唱著讓世界充滿愛的歌。那一刻，我們的心在一起跳動。和孩子們說再見的時候，他們一直在說：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保重！明年再來。這些我都記在了心裡。

聽同行者說著近二十天來行走黃河的感受時，我心裡想的一直是，什麼時候人類不僅僅是要向自然索取，而真的是和平共處，是敬畏，是信仰那該多好呀。

「黃河十年行」的記錄，不知能不能算是黃河十年的斷代史，但一定是為後代提供了今天我們與自然相處的方式及影響的程度。也是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我們的思考與觀點。2020的疫情期間，「方方日記」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對時代來說是一粒灰，對於個人來說，就是一座山。

如果用這樣的尺度衡量「黃河十年行」，我們就是在——一粒灰中，尋找那些山上的天空和山下的大地。